

西方主义

敌人眼中的西方

〔荷〕伊恩·布鲁玛 (Ian Buruma)
〔以〕阿维赛·玛格里特 (Avishai Margalit) 著
张鹏 译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西方主义

敌人眼中的西方

[荷] 伊恩·布鲁玛 (Ian Buruma)
[以] 阿维赛·玛格里特 (Avishai Margalit) / 著
张鹏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荷)布鲁玛,(以)玛格里特著;张鹏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80251-669-4

I. ①西… II. ①布… ②玛… ③张… III. ①西方哲学—研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0165 号

OCCIDENTALISM

Copyright©2004, 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

作 者 [荷]伊恩·布鲁玛 [以]阿维赛·玛格里特
译 者 张 鹏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特邀编辑 李冶威 叶 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669-4
定 价 25.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0838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出版说明

西方主义主要论述的是非西方人对西方世界的偏见以及去人性化（dehumanizing）理解，其最初的来源正是由伊恩·布鲁玛与阿维赛·玛格里特合著的本书——《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2004）。该思潮自诞生后在全世界引起较大反响。

西方主义这一术语的形成，对应了阿拉伯裔著名学者萨义德所提出的东方主义的理论。如果说东方主义关心的问题是帝国主义眼中的东方是如何被误解、扭曲的，那么西方主义关注的焦点则是全球激进分子是如何误解、扭曲西方社会的。东方主义的目的是征服、殖民和控制东方，而西方主义则志在摧毁西方。

本书作者伊恩·布鲁玛与阿维赛·玛格里特均为当代世界知名学者，他们长期从事东西方世界的比较与研究工作，共同创建了西方主义学说，并完成了《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这本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

书中深刻剖析了仇视西方这一情绪的来源及其成因，并细致回答了如下问题：什么是西方主义？西方主义的成因何在？西方主义是如

何演化的？谁在仇视西方？仇视西方的动机和理由何在？仇视西方具有怎样的社会-政治涵义？如何消解这种仇视？

书中所论及的观点大胆犀利，而内容又非常驳杂，涉及东西方世界的文化、政治、宗教、民族、历史等诸多问题，因此其中的某些论述难免有失偏颇甚至是比较偏激的。为了保证本书学术质量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译文在原书的基础上未做大的改动，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完全赞同本书的观点，对于那些较为极端、偏激的论述，我们希望读者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予以充分的鉴别与分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所持有的观点仅为作者所有，不代表出版方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留意。

书评摘录

一个简洁、雅致和挑战性的尝试，尝试赋予恐怖主义一个合逻辑的意识形态，并将其置于相应的历史背景下。作者分析了广阔范围的社会和文化的问题，以及集体记忆、负罪和报复的问题，再努力将其整合于令人叹为观止的结果中。

——《经济学家》杂志

优美的文章，尤其有价值的是其在以下段落所表达的核心信息：
“小资产阶级的常有平庸和非英雄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文明的反乌托邦特性，使得西方世界很难捍卫自己的立场……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纳粹的残暴、保守派的愚蠢、军事上的野心或者法西斯理论家所构造的雄辩，它的垮台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准备去捍卫它。”

——阿米尔·塔赫里（Amir Taheri），《星期日泰晤士报》

发人深省……《西方主义》表明，在激励奥萨姆·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的思想中，没有任何新鲜或独特的伊斯兰特有的东西。

——山姆·米勒（Sam Miller）《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在所有智力和道德的混乱不清中，伊恩·布鲁玛和阿维夏伊·马格利特巧妙地提出了“西方主义”的概念……这本书是短而简洁的，但却不意味着它是肤浅的。作者表明，在东方的知识分子传统中有一种历史悠久的反西方偏执症，但是，这种偏执症更多的是植根于非穆斯林和非东方的思想中……《西方主义》作者的心血没有白费，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自身社会的自杀举动有很多是为我们自己阵营中的人所拥戴的，这些拥戴是多么的反动和反人道。自由的多元主义思想存在于“西方世界”的时间，比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要短得多，实际上我们社会应该用一些自己的坚定战士来捍卫自己。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

《环球邮报》年度推荐书籍（加拿大）

一个关于反西方心态的博学和优雅的历史叙述。

——珍妮·霍华德（Jennifer Howard），《华盛顿邮报》

对两百年反西方思想的博大和启迪人的研究……当今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西方主义……是否能与现代世界相调停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问题。这唤起人反思的研究表明，无论最终发生什么，西方主义将上演一场漫长和暴力的历史剧。

——G. 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外交》杂志

《西方主义》有说服力地论证和回击了关于反恐战争的左派空话和右派偏执狂。

——马克·赫尔曼 (Mark Herman) ，《旧金山纪事报》

原创和洞察力超人的……作者表明，反西方的敌意不仅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刺激，而且也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失败……强有力和挑战性的（一本书）。

——保罗·霍兰德 (Paul Hollander) ，《国家利益》杂志

《西方主义》辉煌的成功在于，描述了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产生的一种带毒的结合……令人入迷的一本书。

——马库宾·托马斯·欧文斯 (Mackubin Thomas Owens) ，

《华盛顿时报》

令人眼界大开的……查找出似乎无法理喻的野蛮行为的背后理由……这本薄书有着厚的启示和丰富的见解。

——汤姆·霍桑 (Tom Hawthorn)，《温哥华太阳报》(加拿大)

一本论争广泛和带有挑战性的书……引人注目。

——本杰明·弗里兰 (Benjamin Freeland)，《今日日本》。

序 言

“西方主义”的来龙去脉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 季广茂

大约32年之前，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出版了《东方主义》一书，提出了所谓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现在又有了“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有人认为，“西方主义”是对“东方主义”的反击，是本书作者对萨义德的抗议。其实并非如此，“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中的“东方”是西方建构起来的“东方”，因而不是真实的，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其目的在于强化西方对东方的控制。

《西方主义》甫一问世，即引起轰动，且好评如潮。这不是偶然的。西方人常常觉得，即使自己不够十全十美，也已经相当完美；即使自己并非出身贵族，也不乏高贵的气质；即使自己并非“至圣先

师”，至少也算半个翩翩君子。但是他们始终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招人痛恨，以至于有了“九一一”那样的惨剧？何以总是有人对自己恨之入骨，以至于针对西方目标的恐怖主义不绝如缕？《西方主义》令其眼界大开，因为它对两百余年的仇视西方的情绪（即广泛的“西方主义”）的来源及其成因，做了相当透彻的剖析。它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西方主义”？“西方主义”的成因何在？“西方主义”是如何演化的？谁在仇视西方？仇视西方的动机和理由何在？仇视西方具有怎样的社会-政治涵义？如何消解这种仇视？

《西方主义》并不像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那样正襟危坐，也没有对殖民主义的“知识社会学”或“知识谱系”逐一进行条分缕析。它言简意赅，启人深思。其思想之清新，文笔之清雅，绝非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所能比。

“东方主义”关心的是：帝国主义眼中的东方是如何被误解、扭曲的？与此类似，“西方主义”关注的焦点是：全球激进分子是如何误解、扭曲西方社会的？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东方主义”的目的在征服、殖民和控制东方，“西方主义”则志在摧毁西方。

无论“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我们都不会感到陌生。很早之前看过好莱坞根据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的《大地》（*The Good Earth*）改编的同名电影。那里面的中国老农，全是白人的脸谱，全都操着地道的英语，在中国的“大地”上过着显然有别于我们眼中的中国农民的生活。那里面的中国农民形象，说是“东方主义”在艺术上的呈现（representation），或许并不为过。

外国银幕上的国人形象是这样的，中国银幕上的“洋人”形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一旦出

现在“他者”的视野中，全都成了“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产物。如此形象的“创造”不能说是完全捕风捉影，但有时甚是牵强。我小时候文化贫乏，无电影可看，只有《地道战》和《地雷战》等几部抗战片可观。看过来，看过去，看来看去，发现一个任何傻瓜都能发现的“规律”：电影中的“日本鬼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心狠手辣，二是愚不可及。可以设想，其最终结局只能是喜剧：其心甚狠，其手甚辣，却又因为愚不可及，最终只能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电影中的日本汉奸，呼日本鬼子（特别是日本军官）为“太君”。这样的“敬称”妙不可言，至今不仅中国人，就是日本人，也不知道这个称呼来自何处。在中文里，“太君”也仅限于“封建时代官员母亲的封号”而已（在古代，“太太”和“夫人”都是官员的妻子，普通百姓不能乱用）。不管怎么样吧，看那样的电影，国人笑了。在一个信息极度闭塞的社会里，只看中国电影，只相信中国电影，就会忽略真实的日本和日本人。究其实，日本人当时或许真的那样心狠手辣，但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愚不可及，否则不会有“二战”之后日本崛起之奇迹。

从地理上看，日本似乎并不属于“西方”的范畴，“西方主义”更是无稽之谈。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何谓“西方”？我们一般只从地理学的意义理解这个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时指欧洲，有时指美国，有时既指欧洲，也指美国。但严格说来，“西方”并非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套观念的集合。凡是秉承启蒙主义以来崇尚民主、科学、理性、进步等“现代性”之观念的地区，均属“西方”之列。反之则与“西方”无缘。“西方”的范畴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现在的德国当然属于“西方”之列，但最早反抗“西方”的，最早秉承“西方主义”的，却是德国。

在我们眼中，西方人一直都是“怪胎”，被称为“鬼子”——欧

美人是“西洋鬼子”，日本人是“东洋鬼子”。鬼子属于广义的蛮夷之列，与我们有本质的区别。“坚夷夏之防”，实属必要。据说19世纪40年代前后，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那时他底气很足，因为据他所知，洋人有两个天生的“缺陷”：一是天天吃干牛肉粉，倘若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大便不通，最后因肿胀而死；二是他们的膝盖无法弯曲，如此一来，战端一开，他们显然无法贴身肉搏。这样的狂想，一直到梁漱溟那里，依然没有变化。梁先生要以东方文明、孔子之道去拯救西方，要把自己当成牛羊肉去滋补西方，可惜西方人并不领情，辜负了老先生一片好意。悲夫！

在我们眼中，西方人的形象几乎全都是负面性的，甚至是“不堪入目”的。在《西方主义》一书中，作者做了这样的精辟概括：“仇恨城市，城市的形象是无所依附的、傲慢的、贪婪的、堕落的和随意轻佻的；仇恨西方科学和理性所展示的思想；仇恨安居乐业的小资产阶级，将他们的存在对立自我牺牲的英雄；仇恨不信教者，他们必须被扫除，以此为建立一个纯信仰世界开路。”

这构成了西方人的“四宗罪”：（1）都市意味着罪恶，但西方人喜欢身居闹市，却又身若浮萍，极其贪婪，且颓废堕落。（2）只知科学与理性，信奉“物质主义”，却无真正的信仰。（3）资产阶级不仅唯利是图，而且反对他人行侠仗义，毫无英雄气概可言。西方人贪生怕死，常为笑柄。战争期间，动辄缴械，几乎没有舍生取义之壮举，一旦获释，旋为英雄，无耻至极。（4）最可憎的是那些异教徒和什么都不相信的“非教徒”，他们或者对邪恶力量顶礼膜拜，或者对真正的上帝视而不见。对这些人，不斩草除根，不仅国无宁日，而且“世无宁日”。

问题在于：为什么仇视西方人？或者，换言之，为什么会有“西

方主义”？

“四宗罪”中，第一宗至关重要，其中透露的消息，值得特殊注意。反对西方，首先是反对西方的都市生活。因为在那里，社会道德松懈，性自由泛滥。东方人来到美国，看到（在性方面）心满意足的妇女招摇过市，不啻是晴天霹雳，难免造成心理创伤。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在性方面缺乏安全感（sexual insecurity），对身体感到莫名恐惧（fear of body），都是导致“西方主义”的心理学依据。众所周知，埃及激进分子的鼻祖赛义德·奥特波（Sayyid Outb，1965年被埃及政府处决）曾经留学美国，为那里的“诱惑气氛”（seductive atmosphere）所深深震慑。花枝招展的漂亮女孩扭动腰肢跳舞，令其感到莫名的恐怖。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厌恶，导致了对其文化价值的憎恨，因为西方文化鼓励个人选择，强调个人自主，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认可一定程度的自私自利……所有这些，在西方之外，都被视为洪水猛兽。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主义”是对由此造成的心理创伤的（有效或无效的）医治。其治疗的机制是：首先是虚构某种情境（包括人），然后把仇恨等负面情绪，不分青红皂白地投向导致这种创伤的情境。如此说来，我们仇视西方与德国人仇恨犹太人无异，西方人和犹太人都成了替罪羊或假想敌。

“四宗罪”有一个共同特质，那便是对西方人的仇视。当然，本书作者并不认为，对于西方的任何批评都无法接受，都是非理性的仇视。作者对“西方主义”的界定相当清晰：西方主义全盘反对西方文化，并竭力毁灭之。“全盘反对西方文化”，是指反对一切与西方文化相关的事物，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科学、技术……如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政治价值、道德标准……

反西方的情绪和偏见根植于西方，其历史甚是悠久。但

首次以“主义”的形态出现的“西方主义”是“美国主义”（Americanism）。“美国主义”一词最早流行于德国右翼知识团体之中，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曾使用此词。

20世纪30年代，一位流落伦敦的匈牙利难民奥雷尔·卡尔耐（Aurel Kolnai, 1900-1973），写过一部鲜为人知的著作，题为《与西方作战》（*The War Against the West*）。他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在内的众多德国学者，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英勇不屈的德国人奋起抗击邪恶西方的正义之战。这里的西方，指英国、法国和美国。这样的战争之所以是正义之战，是因为德国学者眼中的西方唯利是图、物质至上、精神堕落、灵魂空虚。德国人则代表着英勇不屈和道德高尚。

奥雷尔·卡尔耐在德国学者的著作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新词——Komfortismus，与之对应的英文词是“comfortism”，即“舒适主义”。这显然是个贬义词，指西方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理想。在德国人眼中，这些资产阶级就是敌人，他们追求舒适、安逸、金钱、物质，不想为高尚的理想牺牲性命，更无意于献身于英雄的事业。

为什么总是有人渴望牺牲？西班牙内战期间，有人喊出了“死亡万岁”（Viva el Muerte）的口号。在21世纪的阿富汗战争期间，有位塔利班激进分子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说过：“你们美国人必败无疑，因为你们酷爱百事可乐，我们酷爱死亡。”前后相隔近百年，德国人还能在阿富汗人那里找到知音。

为什么会对资产阶级义愤满腔？为什么对死亡充满渴望？以赛亚·伯林爵士（Isaiah Berlin, 1909-1997）对此做了精湛的研究，提供了精彩的答案。他认为，这种情感和这种渴望，本质上是对启蒙运动

的反扑。具体些说，是德国人对于启蒙运动提出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理想的反扑。德国人面对着更为强大的力量，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而这种力量又总是声称自己具有普适意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真理，能够带来普遍的价值。于是德国人奋起保卫自己的“鲜血与祖国”（the blood and soil）。

德国人的影响至今不绝如缕。比如在中东，德国人对于中东的世俗化运动（如叙利亚社会党和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依旧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某些叙利亚社会党党员依然是恩尼斯·荣格尔（Ernst Jünger, 1895–1998）等德国学者的热心读者，而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就是以泛德国主义（Pan-Germanism）为模型建立起来的。

追溯这段“西方主义”的历史，令人感慨唏嘘。感谢本书作者，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精神食粮。难能可贵的是，自始至终，作者都在反思，颇有“扪心自问”之势，大有“反求诸己”的胸臆。东方人之所以仇视西方，政治和宗教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作者既从“他们”的角度，也从“我们”的角度来考察这些问题：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比如我们在“外交政策”的旗帜下对东方世界的干预——是否加剧了他们的仇视？他们督促西方读者注意：如果西方人不理解自己肩负的责任，不积极修正自己在东方人心目中的形象，东西方关系随时会出现巨大的倒退。

至于我们这些东方人肩负的责任，自然应该由我们自己进行反思。但愿我们还没有失去反思的能力。

目 录

- 第一章 对西方的战争 / 1
- 第二章 西方的城市 / 13
- 第三章 英雄与商人 / 41
- 第四章 西方的头脑 / 63
- 第五章 上帝的愤怒 / 83
- 第六章 革命的种子 / 111